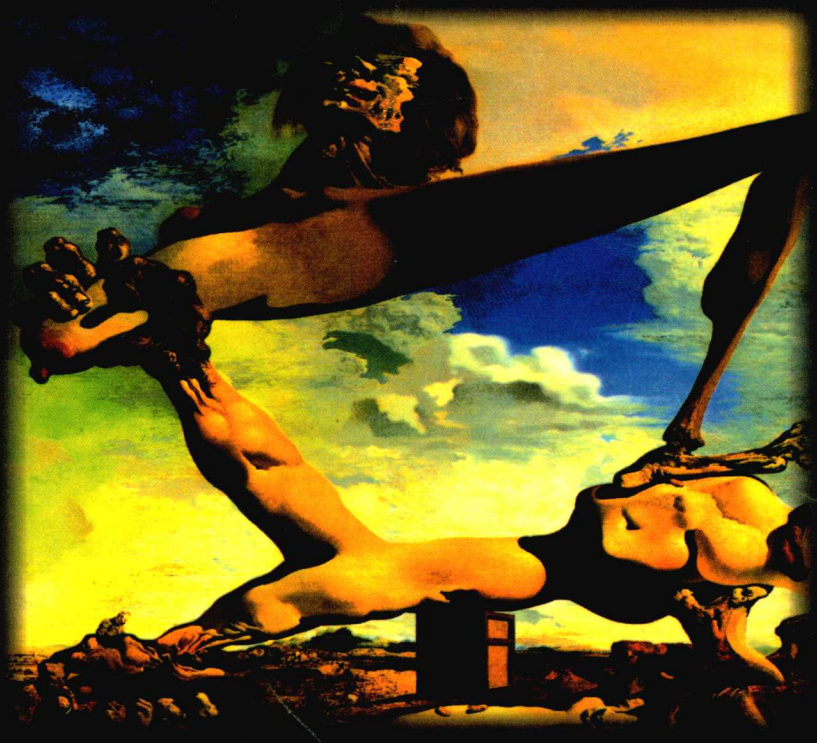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洛丽塔

[美] 纳博科夫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712.45
480

洛丽塔

学院图书馆
藏书专用章

[美]纳博科夫 著
李红兰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702　字数:15500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6-X/I·313　　定价:5800.00元(全6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第一部

1

洛丽塔，照亮我生命的光，点燃我情欲的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顶到上腭做一次三段旅行。洛。丽。塔。

早晨叫她罗，就简单一个字。当她只穿一只袜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穿便服时，我叫她罗拉，学校里，人们叫她朵莉，表格的虚线上填的是朵莉雷斯。可是在我的怀抱里，她永远叫洛丽塔。

她之前还有过先来者吗？有的，确实有过。实际上，要不是那年夏天，我爱上了一个稚气未脱的小丫头，也许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洛丽塔。那事发生在海边的一片小小的王国。哦，是什么时候来着？那年夏天我的年龄正好是洛丽塔出生之前的那么多年。可不是吗，要编神话，你尽管可以指望一个杀人犯。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证据第一号便可以使那个六翼天使，那个总是稀里糊涂，传错消息，生着一双高贵翅膀的六翼天使大为嫉妒。瞧瞧这团乱麻吧。女士们。先生们。

2

我1910年生于巴黎。我父亲天性温和，无忧无虑，是像一盘用不同人种基因做成的沙拉：瑞士公民，法兰西人和奥地利人的后代，血管里奔腾着多瑙河的水。等会儿我要给你们看一些印刷精美、闪着蓝光的明信片。我父亲在里维埃拉① 拥有一座豪华的旅馆。祖父和两位曾祖父曾分别贩卖过酒、珠宝和丝绸。30岁上，父亲娶了一位英国姑娘，登山家杰罗姆·邓恩的女儿，两位多塞特郡教区牧师的孙女。这两位牧师老祖宗分别是古儿科学和风奏琴专家——真让人弄不明白。我那位很上镜头的母亲死于一场天灾（野餐时被闪电击中），那年我才3岁。在对遥远过去的回忆中，在脑子里那些空空洞洞和沟沟坎坎里，母亲只给我留下一口袋温暖。这回忆，假如你还能忍受我的文风的话（我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作的），曾被我童年的太阳照亮。当然喽，那逝去的风月给人留下的芳香记忆，你一定全都了如指掌。那花朵盛开的绿篱上飞着的小虫呀，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呀，夏天黄昏时的山谷呀，还有那让人受不了的热浪，那金龟子。

我母亲的姐姐叫塞比尔。父亲的一位表哥娶她，但后来又甩了她。塞比尔侍候我们一家，就像一位不拿钱的家庭女教师或管家婆。后来有人告诉我，她曾经爱过我父亲。某一个下雨天，父亲随便地占有了她，而雨停之后，他就把这事忘了。我很喜欢这位姨妈，尽管她的有些规矩十分严厉——严厉得要

① 里维埃拉，地中海边的旅游度假胜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命。说不定她想全力把我造成成一个比我父亲强一点儿的鳏夫。塞比尔姨妈长着一双粉红色眼圈的蓝眼睛，面色如蜡。她写诗，连她的迷信都富有诗意。她说她知道，等我过了16岁生日她就会死，她真的死了。她丈夫，那个浑身散发着香水气的浪荡子，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最后在那儿创办了一家公司，挣下了一份房产。

我长大了，健康活泼，周围是一片光明的世界，充满了图画书，洁净的沙滩，桔子树，友好的狗，滨海林荫道，微笑的面孔。围绕我旋转的是那家棒极了的米兰娜旅馆，这是我个人的天地。这旅馆外边涂成耀眼夺目的天蓝色，里头刷得雪白雪白。从系着围裙擦洗餐具的小厮到穿法兰绒礼服的领班，大家都喜欢我，人人都宠爱我。上年纪的美国老太太拄着手杖听我说话，那模样就像比萨斜塔。破落的俄罗斯公主们无钱付帐给爸爸，却花钱给我买昂贵的糖果。他，我亲爱的小爸爸，带我去划船，骑车兜风，教我游泳、潜水和滑水，给我念《唐吉诃德》和《悲惨世界》。我爱爸爸，尊敬爸爸，每当偶然听到仆人们谈论爸爸的那些女友时，我就很得意，那可是容貌较好、心肠厚道的人儿。她们可真把我当一回事儿，和我说话总是轻言细语，而且一提到我那快快活活的没妈的日子就眼泪汪汪。

我在一座离家几里路的英语学校走读。在学校里我打网球和手球，学习成绩优秀，和同学、老师都相处得挺愉快。我想得起来的性游戏是在我13岁生日之前发生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小安娜贝尔之前）。那不过是一场严肃、正派和纯理论性的谈话而已。谈的是学校玫瑰园里发生的一些让人吃惊的事。与我交谈的对象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少年，他妈妈是当时正走红的电影演员，可在这三维的世界上，他很少与他妈妈会



面。我谈我了自己对某些相片的反应，那些相片有明有暗，朦朦胧胧，是我从父亲旅馆的藏书室搞到的那本皮琼著的《人体美》中看到的。这本书被压在像小山似的一大堆印着大理石花纹的《制图法》下面。后来，父亲以他特有的殷勤周到向我提供了他认为我需要的有关性的知识。那是在1923年的秋天，送我去里昂读大学预科之前的那个秋天（在那儿我们准备过三个冬天）。可是，唉！那年夏天，爸爸正在和瑞尔太太以及她的女儿周游意大利，我无人诉苦，也无人求助。

3

安娜贝尔和我一样，是个混血儿；一半英格兰血统，一半荷兰血统。对我来说，她的模样，在我认识了洛丽塔之后，就不似从前那样清晰了。人的视觉记忆有两种。一种是在自己心里巧妙地再现出来的，要睁大眼睛（这时候，我就见到安娜贝尔。可以用下列形容词来描述："蜜色的皮肤"，"瘦瘦的胳膊"，"棕色的短发"，"长长的睫毛"，"又红又大的嘴"）。另一种是一闭上眼睛的就会出现在黑洞的眼皮里面，和你心爱的面孔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一个天使和小幽灵（我就是这样看见我的洛丽塔的）。

还是让我先说说安娜贝尔吧。安娜贝尔是一个比我稍大几个月的可爱的小妞。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老朋友，而且和姨妈一样自以为是。安娜一家租了一座离米兰娜旅馆不远的别墅。秃顶的、综色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臃肿的、涂脂抹粉的利太太，他们真让我腻味透了！起初，安娜和我只谈些不着边际的事。她总是抓起一把把沙子，然后让它们从指缝里漏下来。我



们的脑瓜里装的全是那年头，我们这伙机灵的、情窦初开的欧洲少男少女琢磨的那些事。并且我怀疑，天才们是否应当多研究我们这些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人感兴趣的东西。诸如网球大赛啊，世界的无穷啊，唯我论啊，等等。还有幼小动物的温柔与脆弱给我们带来相同的痛苦。她打算将来到哪个挨饿的亚洲国家当名护士，而我则一心要做一名大侦探。

我们同时陷入情网，笨手笨脚，不知羞耻，痛苦而发狂地互相爱恋，并且是毫无希望地爱恋。我得加上一句，因为那种需要互相占有的狂热欲望，事实上只能通过相互间灵魂和肉体的完全合一才能平息。可是，我们这一对可怜虫，甚至不能像贫民窟的孩子们那样轻而易举地找到机会来满足我们的饥渴。一次晚上在性急地做了到她家花园相会的尝试之后，我们唯一被准许的私下接触只限于走到听不清喊叫那儿远，但又不得越出海滨最稠密居住区人们的视线。在那儿，趴在柔软的沙滩上，离大人仅几英尺远，整个上午我们都处于一种被阵阵欲望折磨得发僵的状态，充分利用一切空间和时间赐给我们的突然机会来相互触摸。她的手，一半藏在沙子里，会悄悄地向我伸过来，那伸长的棕色手指梦游一般越来越近。然后，她的乳白色的膝盖就开始了一场小心翼翼的长途旅行。有时，比我们还小的孩子们会给我们造成突如其来的好时机，使我们能在足够隐蔽的情况下互相摩擦对方咸味的嘴唇。这种不深入的接触使我们健康而毫无经验的年轻身体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以致在清凉的蓝色海水底下，紧紧地拥抱也无法使我们得救。

在我成年之后，在那些四处流浪的日子里，我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其中有一张姨妈拍的快照，照片上有安娜贝尔，她的双亲，以及那位上年纪的、稳重的跛足绅士库柏医生。这



个老头那年夏天曾向我姨妈大献殷勤。这一群人在路旁一家咖啡店里围桌而坐。安娜贝尔照得不好，照的恰巧是她低头吃冰镇巧克力那一瞬间。我认出她来得凭着她那瘦削的光肩膀和头发中间的分缝。而我呢，坐得离众人远一些，照出来的却是一种戏剧般鲜明的效果：一个闷闷不乐的像甲虫一样褐色的男孩子，身穿一件深色运动衣，一条做工考究的短裤，两腿交叉，侧身而坐，朝一边看着。这张相片是在那个要命的夏季的最后一天拍的，就在我和我的安娜为反抗命运而做的第二次也是最一次失败尝试的几分钟之前。在最最站不住脚的借口掩饰下，我们俩从咖啡馆里溜出来，来到海边，找到一片没有人迹的沙滩。在就在那儿，在某个红色岩石的山洞里，在紫罗兰色的阴影中，我们互相爱抚、亲吻，抚摸她小小的乳房，非常短暂而又极为贪心，只有不知是谁丢下的一副太阳镜做了唯一的见证。正当我跪着，将要进入到我的心上人的身体里的时候，两个长胡子的家伙，老水手和他兄弟，洗完澡从海里走上来，朝我们大声吆喝。那是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给我们正干的事鼓劲儿。四个月之后，我的安娜贝尔在希腊的科孚死于斑疹伤寒。

4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这些令人伤心的回忆不断问自己，是不是那时候，在那个遥远夏天发出的微光中，就开始产生了我生命的裂缝，或者，我对那个少女的狂热欲望仅仅是以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序曲？当我试图分析自己的渴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我不得不向追溯往事的想象缴械投降。这种想象以



它无穷无尽的变化，喂养着我的分析力。而这种想象又使我循着自己错综复杂的经历中的每一条线索搜寻，再搜寻。然而，我确信，洛丽塔的事注定要从安娜贝尔开始。

同时，我明白了，安娜贝尔之死给我带来的震动加剧了那年夏天的恶梦给我造成的沮丧，使它成为贯穿我青年时代冰冷岁月的、封锁任何浪漫爱情的障碍。精神与肉体的和谐统一，对眼下这群讲实惠的粗鲁的小伙子们来说简直不可理解。安娜贝尔死后很久，我还觉得她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飞翔。早在我们相识之前我们就曾做过相同的梦。我们比较过自己的笔记，发现我们的思想惊人的相似。在同一年的同一个月（1919 年 6 月），曾有迷路的金丝雀飞进她的家和我的家，而我们两家所在的国度却相距如此遥远。哦，洛丽塔，若是你曾这样爱过我该多好啊！

对我的“安娜贝尔”时期那第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我保留到最后才说。那天晚上，她想办法骗过了全家的恶毒的警惕。在她家别墅后面那片长着提心吊胆的细叶含羞草丛里，在一道矮石墙的废墟上，我们找到了安身之处。透过沉沉夜幕和柔嫩的树枝能看见那些阿拉伯风格的窗户发着亮光。这些窗户被我的记忆的五光十色的墨水着色，现在显得像在玩牌似的——也许因为当时敌人们正忙于打桥牌吧。她浑身颤抖，扭来扭去，让我亲吻着她那张开的嘴角和滚烫的耳廓。一族星星在头顶上发出苍白的光，从那些长长的、薄薄的树叶的黑色轮廓间照着我们。那充满活力的夜空好像和她轻而薄的上衣一样，赤裸裸的。我在空中看见她的脸，异常分明，似乎在发出微光照亮着自己。她的两条大腿漂亮而结实，靠得不太拢。当我的手在它们之间找到了要找的部位时，一种梦幻似的奇妙，一半愉悦，



一半痛苦的表情，出现在她那孩子般的脸上。她坐得比我高一点儿。每当她在狂喜中亲吻我的时候，她的头就会低下来，这是一个似睡非睡、极其温柔的低头动作，令人心碎。她赤裸的膝盖夹住并压紧我的手腕，然后又放松了。她发抖的嘴唇因为某种神秘的力而扭曲，带着咝咝作响的吸气声挨近我的脸。先用自己发干的嘴辰在我的唇上使劲地来回摩擦，来解除她的爱和苦痛。接着，我的心上人把头发紧张地一甩，一下子退开，然后又悄悄地接近我，让我饱尝她张开的唇。当她慷慨大方地准备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我时候，我的心，我的喉咙，我的五脏六腑，都命令我让她笨掘的拳头攥紧我激情的君王节杖。

我还记得那股爽身粉的味道——我想她一定是从她妈妈的西班牙女仆那儿偷来的——一种廉价的、甜甜的麝香味儿。这味儿搀和着自身的饼干味，使我的感官突然一下子满到了边缘，就在她将我的君王节杖引向地狱之门时候，突然，身边树丛中的什么动静阻止了它们溢出来。我们分开身，紧张地四顾，发现原来是一只到处逛荡的夜猫子，这时传了她妈妈叫她的声。那是一升高的、激动的呼唤，接着，跛足的库柏医生，笨重地跳进了花园。但是，那含羞草丛，朦胧的群星，那激动，那火焰，那甘露，还有那痛苦，永远伴随着我。那海边少女的四肢，炽热的舌头，从那以后就一直索绕在我心头，一直到后来，二十四年之后，我在另一个人身上实现我的安娜贝尔之后，才摆脱了她的魅力。

5

青年时代的岁月，当我寂然回顾它们的时候，就好像一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苍白的碎片从我身边飞走。正像早晨坐火车，旅客在列车守车后面看到的那些被风吹得直打转的碎纸片。我与女士们的交往十分干净，无可指摘。我这人实在，好挖苦，有点尖刻。在伦敦和巴黎当学生时，只需付钱的女人就够使我满意了。我的学习紧张而细致，尽管收获并不很大。起先，我打算像许多做着成功美梦的天才一样，在精神病学方面拿一个学位，可我比那些天才还要天才。结果，殊死拼搏之后是彻底的筋疲力尽，我心灰意懒，医生来了。于是我又转向攻英国文学，这块地方挤满了众多的倒运诗人，后来他们个个成了穿粗花呢吸烟斗的穷教书先生。巴黎对我的胃口。我和流亡国外的人们讨论苏联电影，我在默默无闻的杂志发表居心不良的文章，我谱写乌七八糟的歌曲：

福伦·冯·卡尔普
会用她的纤手转动门把，
我可不跟着她，弗雷卡也不，
那个傻瓜也不。

我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济慈致本杰明·贝利一封信中的普鲁斯特主题”，使六七位学者笑得肚子疼。我使出浑身解数为一家有名气的出版社撰写一部《简明英国诗歌史》，接着又开始为讲英语的学生们编写一本《法国文学指南》。这件事占去了我的整个“四十年代”——到我被捕时，这本书的最后一卷已编完就绪，可以付印了。

我找到一份工作——给一些成年的法国人教授英语。后来，又有一所男生学校聘了我两年。时不时地，还可以利用在



社会工作者和精神病治疗家中的熟人关系，去参观各种学校，像孤儿院、教养院什么的。那地方，那些面无血色、发育成熟、睫毛粘到了一块儿的姑娘们，可以尽情欣赏而不遭白眼，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那位梦中人。

现在我要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意见；在9岁到14岁之间有一种女孩子，对某些走火入魔的旅行家，年龄比们大两三倍的男人们，显露出她们的本色。这是一群快成熟的小家伙。对这些小有伙，我建议叫她们“性感少女”。

人们也许会注意到我用表时间的词代替了表空间的词。事实上，假如能够的话，我愿读者把“9”和“14”当成一条地理分界线——平滑如镜的海滩，玫瑰色的岩石——这是我的那些“性感少女”经常出没的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小岛，一座被广阔无垠的薄雾笼罩的大海环绕着的小岛。在这岛上，我的洛丽塔和她那相似的一群在尽情嬉戏。也许有人会问：在这个年龄界线之间的所有孩子是否都是“性感少女”呢？当然不是。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是内行了，我们这些孤独的旅行家，我们这些狂人，早就精神错乱了。光凭着漂亮迷人的外表并不能下结论。粗俗（至少有人这么说）也无损于这些姑娘的某些神秘特性。该诅咒的优雅，躲躲闪闪，反复无常，狡猾的迷人，这一切使“性感少女”不同于她们的同龄人。在同一个年龄层里，这些少女明显比那些看起来普普通通，或正正经经，或“聪明伶俐”，或“甜蜜迷人”的，常见的，丰满的、没身材的，冰凉皮肤的，绝对地道的小姑娘们要差。从她们的肚子和小辫看，这些“性感少女”长大成人后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变成美人儿（看看那些丑陋的穿黑袜带白帽的矮胖子吧，她们有朝一日也许会成为银幕上令人吃惊的大明星）。假如给一个正



常男人一把女学生或女童子军的照片，要他指出其中最标致的一个，他可能不一定会挑那个“性感少女”。你必须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疯子，一个满怀愁绪、情欲之火永远熊熊燃烧的人才行。噢。你费了多大劲儿，战战兢兢地想掩饰自己呀！其实，你一眼就能认出她们来，通过那些不可名状的迹象——狡猾似猫的颧骨，生着细细茸毛的苗条四肢，等等。这些特点，由于我的绝望和羞耻心，我的无法克制的浸透柔情的眼泪，我不便一一列举。那个站在健康孩子中间的小妖精没被认出来，她对自己的魔力也一无所知。

此外，因为时间在这种事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当学生了解到其年龄差别之大时，她不应当感到惊奇。有的相差几岁，绝不会小于 10 岁，通常相差 30 岁到 40 岁，甚至有过相差 90 岁的。这道小姑娘与男人之间的年龄壕沟，使后者被她们的符咒镇住而无法解脱。这是一个调节焦距的问题。对某一特定的距离，你的眼睛特别乐于超越，对某一特定的对比，你的大脑特别乐于接受。当我是个孩子，她也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小安娜贝尔可不一个“性感少女”，我和她完全平等，都处在那微妙的年龄。可是今天，1952 年的 9 月，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之后，我想我能够在她身上找到与我生命攸关的的第一个小淘气。我们以一种未成年孩子特有的激情相爱，这种感情往往毁了我们成年以后的生活。我生得结实，算是活过来了。可那毒液留在伤口里，那伤口永远无法愈合。不久，我发觉自己正在这样一种文明中成熟，这是一种允许 25 岁的男子追求 16 岁的姑娘，但不许追求 12 岁的姑娘的文明。

怪不得，我在欧洲度过的那段成人时期明显地具有畸形的两重性，从外表上看，我与一些所谓世俗的女子有着正常的关



系。这些女人乳房不像南瓜就像桃子；而内心里，我却对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快进入青春期的小姐姑娘欲火中烧。哦，那是一股地狱里的火呵。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胆小鬼，对这些小姑娘我从来不敢碰一碰。我接触的女人只不过是对我欲火的缓和剂。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未婚男女之间的私通，与那些天天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正常男人与女人之间私通几乎完全是一码事。麻烦在于，那些正人君子们从来没有得到过象我那一瞬间无法比拟的刻骨铭心的狂喜。我的荒唐梦中最最暗淡的东西，也比那些生殖能力最强的、天才的男作家和最聪明的阳痿患者想象到的耀眼夺目千万倍。我的世界被割裂为二，二者都可以被解剖学家们定为雌性。可对我来说，透过我感官的光谱，“他们就像薄雾与桅杆一样，完全不同”，现在总算胆白了。可在我 20 岁和 30 岁出头的那些日子里，知道的却没这么清楚。当身体知道它渴望的是什么时，大脑却坚决地驳回它的每一项请求。一会儿，我觉得羞耻和恐惧，另一会儿，我又感到不顾一切的乐观。禁忌令我窒息。伪分析家用他们的伪性欲的伪解放糊弄我。对我来说，唯一让我动心、能给我带来强烈激情的是安娜贝尔的那些姐妹。有时我试图说服自己，被小姑娘弄得心慌意乱并没错，这不过是一个态度问题。让我提醒读者，在英国，在 1933 年通过的儿童与青年法案中，“少女”这个词是这样下定义的“年 8 岁至 14 岁以下”（年龄 14 岁至 17 岁的被称为“青年”）。另一方面，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任性淘气”的孩子在语义上是指“7 岁到 17 岁”的孩子。休·布劳顿，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的一位引起轩然大波的作家，曾考证过雷哈布 10 岁就开始卖淫。这一切都挺有意思，我敢说，你已看到我激动得唾沫四溅了。不，没有，我只是在向一只小小的酒杯



倾注自己的快意。这儿还有一些照片。这张是弗吉尔，她生着小姑娘的金嗓子，却宁要男孩子的肚皮。这张是阿卡南坦国和南芙尔迪王后在尼罗河畔生下的未成年的女儿（这一对显贵共有六个孩子）。这两位小公主什么也没穿，只浑身披挂用明亮珠宝串起来的一些项链，舒适安闲地靠在坐垫上。她们柔软的棕色皮肤的身子，剪得短短的头发，细长的乌木一样漆黑的眼睛，保证三千年之后仍然完全美无损。这儿是一些仅 10 岁的小新娘，被强迫坐在莲花宝座上，坐在古代学者的神圣殿堂的象牙雕刻上。在一些东印度的省份，未成年就结婚或与男子同居仍然常见之事。莱普卡有位年过八旬的老头与 8 岁的女孩睡觉，没人介意。毕竟，但丁是在具阿特丽特斯才 9 岁的时候疯狂地爱上她的。那时具阿特丽斯浑身珠光宝气，涂脂抹粉，穿着一件深红色的袍子。那是 1274 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欢腾的 5 月的一次私人宴会上。还有薄伽丘，他对劳伦一往情深，而这位劳伦当时还只是一个浅色头发尚未成年的 12 岁姑娘。她在风中奔跑，披着花粉和灰尘，满身花朵，一种散发着芳香，从沃克吕兹美丽的平原向我们跑来了。

还是让我们一本正经、彬彬有礼吧，亨伯特·亨伯特努力做一个正派人。的的确确，他竭尽全力。对普通的孩子们，他表示最大的敬意。对这些纯洁无瑕、易受伤害的孩子，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决不会损害她们的清白。可是，当他在一群天真孩子中间发现一个小妖精，一个“迷人狡猾的小东西”时，他的心跳得多么剧烈呀。当心！只要你让她发觉你在注视她，暗淡的目光，鲜艳的嘴唇，就意味着你的十年铁窗生涯。岁月就这样流逝。亨伯特与夏娃睡觉毫无问题，可他一心惦念着莉丽思。乳房如花蕾般发育是在青春期刚至（10.7）岁、身体开始



发生变化时到来的。身体成熟的下一个阶段是体毛的长出(11.2岁)。我的小杯子里的酒快要出来了。

船儿沉了，触礁。只剩下你带着一个双亲罹难的、浑身发抖的孩子。亲爱的，这只是一场游戏。想象中我的冒险是何等销魂！我坐在一张公园的硬木长椅上，假装全神贯注地读着我那本发抖的书。性感少女们在学者周围自在玩耍，好像他不过是一座熟悉的雕像，或是一块老树的影子。一次，一个可爱的小美人，穿着一件格子花呢上衣，发出“咔嗒”一声，让一只全副武装的脚落到我坐着的椅子上。她一只细胳膊抓住我，系紧她的溜冰鞋的鞋带。我感觉自己正在阳光中融化，她的金色卷发垂下来罩住她光光的膝盖，我的心在发出狂跳，当她闪光的肢体挨近我那变色龙的脸颊时，噢，我化掉了。另一次，一个红头发的小丫头生怕摔倒，在地铁里吊在我身上。后来，她的皮肤的颜色似乎在我的血液里停留了好几个星期。可以列出许多许多这类单方面的小小罗曼史，其中有一些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地狱味儿。譬如说，从我的阳台上可以看到街对面的一个亮着灯的窗户。我会注意到那好像是一个小姑娘在镜子面前穿衣裳的动作。我是这么寂寞，这么与世隔绝，那景象给人以针刺般的强烈印象，使我全速奔向自己孤独的满足。可是突然，实在残忍，那令人爱慕得要命的裸体形象一下子变成了穿睡衣的男人的被灯光照得通明的胳膊。他坐在敞开的窗前看报纸，在热得难受的潮乎乎的令人绝望的夏夜里。

跳绳。踢石子。一个小姑娘在我脚睛摸索她丢失的玻璃球，在我欣喜若狂的当儿，那个坐在身旁的黑衣老太太竟打听是否我也害头疼！这该死的老妖婆！啊，别打扰我，让我呆在这充满青春气息的公园，在这长着苔藓的花园里，让她们永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